

霁色 著

着汉家衣裳

汉代物质生活

何为礼仪之邦
何为安居乐业

一本书了解 汉朝的日常生活

大一统时代的平民物质生活细节

盛世王朝辉煌精致的世俗风情画卷

〔汉服穿戴、食物饮料、宫阙楼台〕
〔出行交通、祭祀节庆、家人往来〕
〔旅游观光、市井街头、庙堂宫闱〕

出版社
ATURE AND

霁色 著

着汉家衣裳

汉代物质生活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
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着汉家衣裳：汉代物质生活 / 霁色著. — 南京：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.5

ISBN 978-7-5594-0142-7

I. ①着… II. ①霁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汉代—通俗
读物 IV. ①K23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1690 号

书 名 着汉家衣裳：汉代物质生活

著 者 霁 色

责任编辑 聂 斌 李 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9.875

字 数 175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142-7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一 着汉家衣裳,兴礼仪之邦

- 穿在身上的礼仪制度 002
- 听说冠帽是“三无产品”? 007
- 美人赠我貂襜褕 012
- 容易“走光”的下裳 018
- 身份地位,足下有别 024
- 罗衣须有鸣佩饰 030

二 炊烟袅袅,道尽人间喜乐

- 低等的小麦与高级的稻米 036
- 没有炒菜的日子 047
- 做个肉食者不容易 053
- 春酒甘如醴,秋醴清如华 059

三 九重宫阙,十里楼台

- 两室一厅的“小康标准” 066
- 王侯多第宅,两宫遥相望 071

上林苑里到底有什么？	077
有钱人家也住楼房	083
室内装修有讲究	089

四 一步复一步,出行千里幽

选个好日子,上路喽!	096
道路不能随便走	101
出国交流的特殊交通线	106
“打车”出行的那些事	111
从竹筏子到楼船	117
带着通行证,夜里不出门	122

五 祭祀节庆,往来时俗

元宵节,来拜拜“太一神”	130
三月三,上巳日,情人节	135
“孝”字当先,祭祖可是大事	140
祭祀礼,少不了女性参与	145
一次婚礼,花光家底	150
办葬礼别忘通知“地下丞”	155

六 山河万里,看尽天涯

- 熏风万里,来处长安 162
- 洛阳三月花如锦 168
- 临淄——失落的国际大都市 173
- 南都信佳丽,名播天壤间 178
- 天府之国原是双生兄弟 183

七 街头巷陌,市井田园

- 自由幸福的汉朝姑娘们 190
- 社交达人必须能歌善舞 196
- 当垆卖酒要注意哪些问题? 201
- 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 207
- 邻里之间还得互相检举? 213
- 宁做东汉卖油郎,不做西汉富豪商 218

八 朝上朝下,俯仰为民

- 一样难考的公务员 224
- 连上五天班,这个官可不好当 229
- 有天灾?先解雇丞相 234

- 坚决打击贪污腐败 239
- 做好社会救济,随时升官发财 245

九 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

- “踢足球”也属于练兵办法 252
- 不一样的兵役制:花钱免受罪 257
- 街面上的“治安官” 262
- 军事与体育的完美结合 267
- 大司马与外戚的不解之缘 273

十 宫闱深苑,皇室传说

- 汉代的二婚后妃们 280
- 在监狱中长大的皇帝 287
- 一边双姝争艳,一边秋扇弃捐 293
- 始知铜马帝,远胜执金吾 300
- “令人愤毒”的财迷皇帝 306

一 着汉家衣裳,兴礼仪之邦

穿在身上的礼仪制度

在汉朝乃至历朝历代，都有一个不需强调的共识——衣裳，是不能随便穿的。

服饰，自古以来就不只有保暖，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这样简单的功效。“人靠衣装”这话着实贴切，古人云“非其人不得服其服”，什么样的人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可见人们将社会伦理的诉求也寄托在了身披的层层布帛上。故而在汉朝，从人们的服饰上，就能看到礼仪制度和森严的等级地位。

汉代兴“礼服”，“服”就是“礼”的一种象征，穿在身上的服饰还有“报功章德，尊仁尚贤”的效果，身份尊贵、有贤有能的人在穿衣上都与他人不同，这就是一种严格的礼。因此，在汉朝我们完全可以遵循“以貌取人”的待人准则，看人先看衣，只要不遇到兴之所至微服私访的皇帝，一般都错不了。

中国人讲礼，古人更重礼，因此寄托着礼仪制度的服饰，穿起来

是格外的繁琐。颜色穿不对？花纹有问题？样式不正确？全都不行！对古人而言，恐怕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便是要烦恼今天的衣服该怎么穿。不过在最初，汉朝的服饰礼仪并没有如此繁琐。

众所周知，西汉初年民生凋敝，汉高祖刘邦出巡之时，竟然连四匹毛色一样的拉车之马都凑不齐，官员更是只能坐牛车代步，浑似要去赶集一般。这样严酷的现状下，朝廷上下一心，都在琢磨着一件大事——如何才能让百姓吃饱！仓廩尚且不实，怎么顾得上知礼节呢？所以此时的服饰制度并不完善，朝廷一时“偷懒”，大多沿用秦朝时的制度。

当然，皇帝的待遇是特殊的，比如刘邦在身份低微时所戴的冠帽，也随之“鸡犬升天”，被命名为“刘氏冠”，非公爵以上不能穿戴。除此之外，商人的地位也十分特殊——低得特殊，所以亦被强调不能穿着锦绣绮罗。

直到汉武帝时期，吃穿待遇提升了，皇帝又提倡“独尊儒术”，这才再次将服饰礼仪的规范提上日程。中国古代崇尚“金木水火土”五行，相应的便有“五德”，每个朝代均不同。武帝认为秦朝属“水德”，黑色属水，所以秦朝服饰以黑为尊贵。到了汉朝还能如此吗？当然不行，得改！于是武帝在元封七年正式下诏，改易服色，变为崇尚黄色。黄色属土，可见武帝认为汉朝应当为土德。

所以，古代并非一直以黄为尊，服饰的颜色变易也属于礼仪的

一种。比如东汉时，光武帝刘秀就产生了不同意见，他以为汉朝应当是火德，那就变为尊崇红色呗！这每改朝换代便变化一次的服色，倒是有些“新朝新气象”的既视感。

汉朝的服饰礼仪，直到东汉才基本完善，这在《后汉纪》中有所记载：

汉初，文学既缺，时亦草创，舆服旗帜，一承秦制，故虽少改，所用尚多。乃是天子依《周官》《礼记》制度，冠冕衣裳，佩玉乘舆，拟古式矣。

可见，东汉时的服饰制度很有些“复礼”之意，不仅继承了秦、西汉的习惯，还参考了三代古制，仿照着先秦的式样又重新拟定了完善的服饰礼仪。至此，汉朝人穿着的礼仪规范才算是有了“完全版”。

为什么解决完温饱大事后，人们首先关注的就是“穿什么”这样看似无甚意义的事呢？其实，那些在现代人眼中过分繁冗的，从颜色到纹样都有严格要求的规定，就是为了彰显一个词——等级。

儒家思想总不忘强调等级和地位的差异，孔圣人有言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八个字便道尽儒家在等级上的观念。所以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，当政者就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等级地位的差异。

这一点与汉初是极为不同的。汉初信奉黄老之学，“无为而治”

才是王道，因此对服饰礼仪也不甚在意，皇室更是严格地起到了表率作用。

汉文帝登基后，也常常穿着“绋衣”，就是用丝线和棉线混织的衣裳。皇帝尚且不穿丝绸，更不说他人了。汉文帝所宠爱的慎夫人，一样被要求穿着的裙子不可拖地，睡的帷帐上不能绣花，总之是怎么简朴怎么来。难为汉朝后宫的美人们，要在荆钗布衣中显出姿色，实在是相当不容易啊！

待到武帝时期，人们就意识到了服饰在伦理教化上的重要地位。令一个人明白伦理道德简单，令所有人都明白却很难。尤其是在古代识字率低、民智未开的时候，百姓不懂文字、没有老师，很难得到教化。此时，就得另辟蹊径，对百姓而言，将伦理体现在“穿”上就是最有效的途径，一目了然，简单“粗暴”！

这一点，董仲舒就看得十分清楚。他认为，衣裳就是为了让人们觉得暖和而存在的，而在衣裳上“饰文章”“杂五彩”的行为，跟身体健康没有一丁点关系，既不能延年益寿，也不能祛除疾病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他老人家觉得这些就应当摒弃，相反，董仲舒十分推崇纹饰衣裳，并制定一系列规范，因为这可以“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”，更容易教化百姓，让他们明白上下之分，才好治理天下。

同样，当世人开始胡乱穿衣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天下即将大乱了。所以，跟士大夫讨论“今年流行什么花色”是没用的，他们之所以执着身上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、佩戴什么花纹的玉佩，绝不是处女座

般的审美癖好在作怪，纯粹是为了维护阶级需要，明辨尊卑等级，归根结底还是为统治服务。

正因如此，在冗杂的服饰制度中，人们最关注的不是最吸引眼球的上衣、下裳，而是不起眼的冠冕、佩绶。这两者，都因其象征意义不同，而牢牢占据着服饰礼仪的关键。

冠冕，戴在头上，被称为“首服”，也被看做穿在身上的“礼仪之首”；佩绶，是礼仪的标志物，自古便是“光明章表”的符号。所以，二者的划分格外细致，从冠帽上讲，法官、武将戴的冠就有所不同，祭祀、日常更是差异极大。而佩绶更有发挥余地，它就是古代版的“徽章”，玉的形状、质地、颜色不同，设计出的玉佩都会有不一样的意义。

就连衣服上华丽的纹饰，都不是为了满足审美欲望而存在的，而是寄托着各种各样的含义。比如朝服上，一共有十二种章纹，如日、月、龙、山等，只有皇帝才可以将十二种章纹全部穿在身上，诸侯则是九章，官职越低者身上的章纹越少。

至于随便乱穿有什么后果，这得看你穿了什么。如果私制十二章纹的服饰，一经发现绝对会按“造反谋逆”论处，这可是要砍头的重罪！由此可见，纹饰在人们眼中几乎成为地位、权力的代名词，想私下穿穿龙袍过瘾，在古代是没人敢做的。

若是不幸穿越到汉代，想在衣服上获得更多的自主选择权？简单，还是多读书、多奋斗吧！地位提升了，衣服的选择范围自然增大。私以为，这大概能成为不少爱美者的动力源泉。

听说冠帽是“三无产品”？

说到冠帽，就不得不提这样一个故事。

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，记载了“孔门十哲”之一的子路之死。这个极其喜欢向孔子提问，以“子路问曰”困扰了大多数人学生时代的贤者，其实是直率勇武、略带鲁莽的性子，俗称“野性难驯”，然而却绝不缺君子之风。

卫国陷入内乱之时，子路为救自己效力的士大夫孔悝，被卫太子所派的石乞刺中胸口，头冠上的帽缨也被砍掉了。奄奄一息之中，子路尚且记得将自己的冠帽扶正，帽缨摆好，才从容死去。子路“结缨而死”，死前所言的“君子死而冠不免”，就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冠帽的重视。

“让我整整自己的帽子”这样的遗言，在古代似乎颇有市场，即便汉朝一样如此。能让子路死前也念念不忘，冠帽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呢？若是从实用性上看，它的吸引力似乎并不高。

事实上,若论实用与否,冠帽几乎可以算是“三无产品”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就说了这样一句大实话,很好地概括了冠帽“样子货”的本质:“寒不能暖,风不能障,暴不能蔽也。”御寒?蔽风?遮阳?这些功能,冠帽都没有,可不就是妥妥的“三无产品”吗?

在实用性上被彻底击垮,并不妨碍冠帽受人所重视,因为它的社会价值远不止于此。戴什么样的冠帽,牵系着一个社会的礼仪文化,甚至能彰显人的学问、品德,这使得冠帽里的学问几乎独成体系。

在《后汉书》当中,有对服饰的专门记载,其中仅提到的流行冠帽就有近二十种。天子诸侯、三公九卿祭祀时,要戴“冕冠”,公卿之上戴的是“长冠”,也就是俗称的“刘氏冠”,由汉高祖刘邦发明创造,以此表达对他的尊重;到了宴会等公共活动时,皇帝戴着“通天冠”,诸王就得戴上“远游冠”,近臣则戴“高山冠”……

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古代人常常一照面就认出对方身份了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汉朝人,通过看冠帽分辨他人,乃是生存的必备技巧啊!

冠帽除了分出地位高低,还能划分出人们的社会分工。在汉朝,儒生学者戴的是布制头冠,被称为“进贤冠”,在进行学术交流,也就是俗称的“讲学”时,必须要戴上这样的冠帽。

执法人员则不同,他们戴的是“法冠”,又被称为“獬豸冠”。獬

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羊，人们认为它能看清世间的是非曲折，公正无比。可见，人们对执法者、御史的期许就是“公正严明”。除此之外，武将则被授予“武冠”，上面纹饰着好斗的鹞鸟，以勉励武将英勇奋战；守卫宫殿的卫士则戴着“却敌冠”或者“樊哙冠”，前者有打退敌人的含义，后者则希望卫士能像樊哙一样勇敢忠诚。

由此可见，冠帽不仅种类繁多，而且每一种“冠”的用途与它的意义都十分贴合，不得不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了。

除了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戴的“冠”以外，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帽子，那就是“幘”——一种包头发的布巾。哪怕是位高权重者，也不是每天都戴着“冠”招摇过市，除非特殊场合。在休假时期，官员们也往往都戴着“幘”。不过在西汉初年，幘的地位很低，只有身份微贱者才会穿戴。

东汉时，蔡邕就在《独断》中言道：“幘者，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服也。”这意思很明白，在过去，只有那些身份卑贱、没资格戴冠的人才会戴着幘，身份高贵的人根本不屑于它。

这一点，在《汉书》中也得到了佐证，甚至还有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。

据记载，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，第一次将自己的情人董偃引见给皇帝时，董偃就十分有创意地戴着绿色的幘巾、穿着套袖出场了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要知道在西汉，绿色的帻巾是身份最低贱的象征，套袖更是只有奴仆为了方便工作才会穿戴。董偃这一副打扮，以表示自己是身份低微之人，显得十分小心谨慎，果然赢得了汉武帝的承认，以“主人翁”相称。之后，董偃的地位就得到了官方认证，扶摇直上了。

后来，人们以此讥讽那些为谋富贵不择手段的人，到明代之后，更是有了现在“绿帽子”的意思。当然，这样的发展，早已经作古的董郎君和馆陶公主是不会想到的了。

虽然帻巾在汉初地位卑贱至极，但架不住它舒适简单，实乃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，因此很快流行起来。到了东汉时期，《后汉书》中就记载“上下君臣贵贱皆服之”，甬管地位高低，全国的男性都被小小的帻巾折服了，甚至也称它为“冠”，地位显然不是昔日可比的。

能够打破阶级的鸿沟流行于社会，帻巾的魅力显然还有发挥的余地。到了汉朝末年，佩戴帻巾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——对于汉初的人士而言，这种时尚显然是令人看不懂了。

讲到这，就得说一说汉末的“明星效应”。

东汉名士郭泰，就是帻巾这一时尚的领衔人物。作为太学领袖，郭泰是真正的文人雅士，言行为人争相效仿，“明星效应”甚佳。一次，他头戴帻巾出行，因为下了雨，帻巾被雨水打湿而折了一角，立刻被人认为“美”，成为一时流行。后来，这样的帻巾还被称为“林